



天地万物轮回,丰收的秋季又回来了。从立秋到白露,时间慢慢向前,秋风渐渐柔和,我们总是能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看到窗前的叶子由深绿到金黄再到浅黄,再染上斑驳的霉点飘零,整个过程从容淡然,从繁华到静美,没有叹息没有忧伤,透着生命来来去去的必然。能看到天地间所有的色彩慢慢走向深处,蓝走向更蓝,比如天空;澄明走向更澄明,比如湖泊;饱满走向更饱满,比如村庄;婉转走向更婉转,比如鸟鸣。

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走进路阳坝,四面环山、湿漉漉的村落。一只美丽的云雀从白云那边,从青山之间盘旋落下,落在村落旁的大黄葛树上,小小的枝杈接住它小小的身体,小小的身体掩在绿色的树叶之间,那绿色油油的,没有季节的迹象,阳光透过厚厚的叶子,落一小块光斑,云雀的羽毛闪闪烁烁,像有旋律从羽毛上响起。它抖抖羽毛,面朝原野,金色的稻子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它清清脆脆,唱起了柔美婉转的歌:“啾啾啾啾稻菽香呀,阿哥阿哥割稻忙呀,阿妹阿妹送茶忙呀,阿哥心里赛蜜糖。”一位老伯满脸褶皱,褶皱里满是笑容,他手拿旱烟,仰头笑骂:“云雀云雀,你从青年唱到老年,阿哥不割稻,阿妹不送茶,你看稻田里,机器正轰鸣呢!”

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走进路阳坝,我愿意叫响她的乳名——灞阳坝,就像这白露时节,坝子上的露水,午夜时分从远方赶来,颗颗立于草尖,又散落在坝上,应了灞阳坝的“灞”,潮湿剔透,宁静怡人,像脸上写满故事,眼里不见风霜正当年华的女子。当朝阳初升,露珠又颗颗蒸发,这是秋天的缘分,缘聚缘散,随时令安排,不悲不喜。

路阳坝位于路阳镇,路阳镇位于新城西北部,海拔在200米到1200米,面积536平方公里,地势中间平,四周高,素有“小盆地”的美称,更有云阳“北部粮仓”之美誉。所有的阳光收集了秋天的金黄,从四周山林滚滚而下,在坝上聚集、翻腾、狂舞。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呀,浓稠得流不动的黄呀,一直黄到天边,黄到大爷的心坎上。是什么样的土壤能养育这么厚实的黄?是什么样的水源照拂着这万顷良田?哦,是红壤,是天官、金龙水库

## 路阳坝秋色

□雷扬梅

的丰盈温厚,是平洞河、黄泥沟的清澈,滋养了这方土地,这方人民,这方金灿灿的季节。

云雀还在枝头清丽婉转地逗着大爷。大爷叼着旱烟,扑腾扑腾奔向田野,那秋风尽染的万顷稻田呀,我们踩的每一步都裹着稻香,一呼一吸都是稻香,整个村庄都浸在稻香里。冒着热气的香味漫过头顶,向树梢、向山顶、向天空冉冉升腾,每一穗饱满得仿佛要炸裂开来,低垂着头,羞涩又兴奋,像待嫁的女子,展示在朝阳中的坝上。

“比赛开始。”一声令下,六台收割机“轰隆隆,哒哒哒……”,操作手你追我赶,毫不示弱。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田野里一片欢腾,那声音赛过云雀,赛过黄莺,像潮水一样四下奔涌。不一会儿,粒是粒,草是草,被碎丝的稻草变得柔柔的,随着车辙纷纷回到稻田,待时光打磨,化作春泥。一大片稻田瞬间变了模样,像画风突变的丹青妙手,左手一挥,右手一摹,刚刚还整齐地立在阳光下的稻子,转眼间藏进收割机里。戴着草帽的老人,手舞红旗的小朋友,争先恐后跳进稻田,睁大眼睛,想捡拾遗漏的穗子,几番下来,他们空手而归。啧啧称赞:“收割得真干净!”

坐在田埂上观战的老阿婆,眼睛细长长的,鼻梁高挺,咧嘴笑着,一排洁白如玉的烤瓷牙是金灿灿的点缀,是大山里五彩缤纷的点缀。这方山水养育的女人,脸上的皱纹都像山花,幸福从花蕊滴出来。她自言自语:“现在好呀,机器收割,一会儿功夫,就把稻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时候割稻子,苦啊。整个坝上粮少人多,只有割稻子才煮几顿干饭,供家里干活的人吃。一人一镰刀,头顶着太阳,割完,在田里翻晒,用扁担挑回家,需要两三天。然后是通宵挑谷打场,整个院子甚至是整个山村,都是扬起的灰尘,扬起的稻香。只是人累得不知天南海北。有些身体差的人,割完一季稻子,要生一场大病。那时候国家穷,我们

也穷,但是一到收获的季节,我们总是挑选最好的稻子上交国家,大家一起渡过难关。现在好了,国家富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现在不但不交公粮,种粮还有补贴……”

我随着众声淹没的云雀声,随着老阿婆缓缓地讲述,穿越时空,立于故乡的原野。故乡是山,高高的连绵起伏的大山;是山脚下小小的村庄,低矮的瓦房;是村庄旁的竹林,是山间流淌的小溪。稻田零星星镶嵌在山间。春天的水田,如一块明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像一幅明净的画。溪水汨汨地流着,日夜不停,流向紧挨着的稻田。靠天吃饭的年代,家家都备有塑料水管,可以把溪水引向远处的稻田。从犁田播种到收割,乡亲们不敢有丝毫懈怠。脚步紧跟天气,即使到了收获的时候,也要前后几天看准天气,收割,晾晒,打场,归仓,这几道工序至少需要四天。四天必须连续晴天,如果遇到下雨,稻子很快发芽或是霉变。一整年的辛劳就白费,一家人会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只有粮食归仓后到拾稻穗这个环节,人是最轻松的。大人小孩斜挎小竹筐,在自家的稻田里来回搜寻,以免漏掉一穗半穗的。

夕阳搁在山头上,路阳坝沐浴在金色的霞光之中,给刚刚收割的稻田撒下一片金光,蚱蜢穿着翠色的衣裳,露出纤腰,在收割完的稻田里蹦来跳去。蝴蝶跳着轻盈的舞,云雀收起了歌喉,看我张开双臂,向着漫天的晚霞,秋天的色彩,跳一曲丰收之舞。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理事)

## 山那边的洪洞村

□罗安会

山那边的洪洞村,被大山阻隔,有两个生产队的山民,开门见山,出门爬山,进门谈山,这就是30多年前洪洞人的生活写照。

洪洞村位于江津四面山镇西部飞龙河中段,险峻的梧桐山将全村一分为二,山那边两个队称小洪洞,山这边六个队称大洪洞。这儿崇山峻岭,森林茂密,木材和山珍等土特产丰富,不过和村民种植的玉米、红苕、洋芋一样,因交通不便,都运不出去。梧桐山直线距离虽不足一公里,但山民翻山绕道却要走上二十多里山路,翻山要沿悬崖峭壁爬行,曾有山民跌崖而亡。

1987年夏天,江津县作出决定:对四面山的森林资源以“保护、利用、开发、管理”的八字方针,走林副业、多种经营、旅游发展之路。县里很快在四面山头道河建立一个镇,选派余泳海担任镇委书记,杜德祥任镇长。

一天,洪洞村山民跑到镇上找到余书记说:“我是洪洞村山7队的生产队长秦治权,村民自愿投工投劳,修公路打隧道,让山民走出大山。”余书记大腿一拍说:“好啊,政府支持,去组织好山民,说干就干!”很快,镇上成立洪洞隧道公路工程指挥部。

在困难条件下,洪洞人用钢钎、铁锤打炮眼,像“愚公”一样打隧道、修公路。听到此消息,当时是通讯员的我带着摄

像机,随指挥部人员来到了小洪洞。秦队长安排我吃住在山民家中,山里人朴实、热情,待人诚恳,把我当稀客来招待。

工程指挥部设在村里,任命生产队长秦治权为施工总队队长。他们白天同山民一起挖路基、抬石头,夜晚找社员商谈解决施工队进场、山民出勤、公路占地、集体林地补偿等问题,得到大家的支持。

现场,感人场景出现了……秦治权打开布口袋,捐出自己办木材厂的7万元存款,那时,全村年收入不过2万多元;81岁的秦婆婆捐出1200元养老钱;山民谭绍海捐出700元;7队和8队的山民现场捐款:一块、五角、一角、5分,共7000余元……此时,余书记和镇长分别捐300元,还带来镇上干部们捐的2万多元,场景感人。

很快,四面山凤场施工队来到现场。搭建民工棚、食堂,就地取材,用竹木搭成大通铺,垫上谷草、草席,人挨人睡觉。夏天,二十多人睡在大通铺上,蚊子多,汗味、烟味在屋内弥漫开来,梦吃声、鼾声此起彼伏;冬天,白雪皑皑,天寒地冻,不少民工衣着单薄,打着光脚板出工。

隧道分别从两端同时开挖,总长273米、洞高5米、洞宽6.4米,工程造价预算40多万元。施工队长张忠益干起事来有一股牛劲,他带的20多人修过桥、挖过

洞,但没干过这么大的工程,但他们信心百倍。开工后,镇领导分别带领10名工作人员,自带铺盖、日用品,扎根洪洞村开展工作;秦治权八方奔走筹集资金,借款、贷款20多万元,为工程注入了动力。

1989年的夏天,一声炮响,坚硬的岩石被炸碎,由此拉开了工程序幕。

洪洞村的人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梧桐山的两边。山这边,公路从水口寺交叉口修一条2.5公里的山村公路,接通隧道。

修路,涌现出了祖孙、婆媳、夫妻齐上阵的感人场面。山中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山民们一锤一凿一锄地在修建连接水口寺的公路,进展顺利。

八月深秋,高山上清风吹拂,凉意浓浓。为抓进度,秦治权租来了柴油发电机,供电钻掘洞和照明。洪洞村十多个壮汉吼着号子,轮换着抬一台发电机上山发电。

隧道内,24小时作业不停,电钻“突突突”地转动起来。工程兵出身的秦礼华,每天来回2.5公里,要挑十多担水,满足柴油机发电用水;秦治泽坚守在简易窝棚里操作柴油机,有一次顶班五天五夜,人被油烟熏成“黑鬼”;洞内施工员小何,被落石砸中头部,在医院缝了4针,伤口包扎后,仍手提电钻不停地钻呀钻……

被称为“小诸葛”的邹鸿光侃侃而

谈,梧桐山海拔1200多米,坡度超过70度,运送隧道工程的物料:炸药18吨、钢轨7吨、水泥15吨、柴油5吨、木材15立方米,河沙、石子各30吨,这些工作都要洪洞人来完成。

杜德祥在他的战报上有一组数据:经过307天昼夜奋战,投工19500个,开挖尖石12000方,安砌条石1428方,砌堡坎1100米,建造涵洞17个、木桥2座,没花国家一分钱,打通了洪洞隧道。

1990年劳动节这天,洪洞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洪洞隧道与全长2.5公里的水朝公路正式通车。庆典仪式简单而又隆重,余泳海书记致辞:“今天,大山深处,山那边和山这边的山民,在短时间内,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江津四面山在2015年被建成5A级景区。洪洞村也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为第二批国家森林公园乡村,入选第二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

前不久,我邀约当年参加过洪洞建设的退休人员,再次走进洪洞村,寻找当年的印记。洪洞村一切都变了,从闭塞的大山眷顾走向开放,成为旅游景区的核心景点。放眼望去,远山近水、农家小院相映生辉,山村别墅掩映在绿树花丛中,构成一幅林海画卷。

年轻的村支书李说:“洪洞精神让村民同心、村社联动,让大家过上同城里人一样的新生活。”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